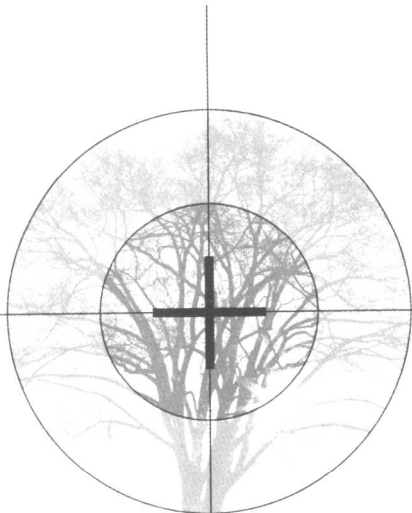


像上帝一样饶恕

当代反犯罪系列小说·第二部

董永翔◎著

作家出版社



当代反犯罪系列小说·第二部

董永翔●著

像上帝一样饶恕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像上帝一样饶恕/董永翔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4.5

ISBN 7-5063-2947-6

I. 像… II. 董…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38421 号

像上帝一样饶恕

作者: 董永翔

责任编辑: 唐晓渡

装帧设计: 每天出发坊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389299 (邮购部)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lubanshe.com

印刷: 京安印刷厂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390 千

印张: 14

插页: 4

印数: 001-10000

版次: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2947-6

定价: 25.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董小强

目 录

序 章 鹤云观	1
第一章 神秘的跟踪	8
第二章 谁脱光了明星们的衣服	62
第三章 女人啊女人	107
第四章 穿过跟踪的迷雾	156
第五章 宋野萍的苦肉计	203
第六章 天网漏了个美好的大洞	256
第七章 仇海无边	301
第八章 像上帝一样饶恕	357
后 记 我要写什么样的小说	435

序章 鹤云观

枫红涛不得不停住了脚步。因为他突然发现，自己搞不清去向。

前方出现了两条路，分别通向两个不同的方向，每个方向都有一个庙宇。

左前方，用红褐色的齐整的花岗岩铺设的石阶，直达雄伟的南天岭。峰顶矗立着近年声名骤响的南天寺。右前方是一条坎坷不平的山路，绕到了南天岭背后，通向低缓却绵延百里的凤来山的半腰，那里有一座年代久远但并不知名的鹤云观。

山路已爬去大半，衣服也给汗水浸透了大半。抬头望去，炎阳如在头顶悬挂着，天空湛蓝，没有一片能带来阴凉的云朵。宏伟的南天寺大殿，被明黄玻璃瓦与鲜红的殿柱和紫红墙壁衬托得威严壮观，远远望去，香客人头攒动，香火燃出的烟雾如东来紫气环绕在寺殿上空。伴随着山脚下和声般的涛声，传来一阵阵飘然神秘令人敬仰的木鱼声。

虽然几年来不时听到南天寺香火旺盛、签卦灵验的佳话，但枫红涛没想到来这里虔诚膜拜的人居然有这么多。上山的香客好像是在排队，等候着下山的香客腾出烧香跪拜的空位。枫红涛等不及了。明天就要出发去探望妻儿。杨扬说不准备马上回来，要他带足她半年的学习资料。照眼前的速度，排队上香，再求一串佑护平安的吉祥腕珠，还得等上个把小时。他也没有兴趣凑这份热闹。宿命的念头是有的，但沾满世俗红火的运程指点他是压根儿就不信。

但是，枫红涛不能不来。杨扬在电话中一再嘱咐，要为儿子求一串平安珠，他不能让杨扬扫兴；更何况，让儿子一生平安也是他所有的愿望中最大的愿望。

枫红涛拐向了右面的山路，向鹤云观方向走去。

既是菩萨心肠，普度众生还分两样不成！

走上鹤云观的山道，顿觉一片阴凉沁人心脾。原来是山道两边高大的攀藤树木形成了一个二三十米高的天然树廊。山道上不时踩到潮湿的一二尺见方的古砖，上面长满了青苔，依稀可见当年也曾有过香客如云的光景。

鹤云观现在却是一座空观。知道鹤云观的人——本就不多——都这么说。至少是多数时间只见香火不绝却不见主持的道士。有人说鹤云观本无主持，有人说主持如闲云野鹤般散漫，偶尔能在烟云缭绕的香炉后听到他的声音，玄机四伏的话语也多是不样的告诫。于是到鹤云观的人越来越少。

原来，不光是皇上喜听好话，常人也未见得倾心逆耳忠言。

一个看不清年龄的男人越过了枫红涛，留下一个远去的背景，匆匆的步子就像赶集一样。

那男子刚刚从视野中消失，山上就下来两个衣着入时的女子，一脸失望的神情坐在山道边的石台上。

“早知道这是座空庙，还不如不来呢。”

“也没有白来。这里有种说不出的神秘古怪，空空的古屋，没有和尚的香火，幽暗的山路，清凉的树廊……”

“环境是不一般，我们却是带不走。”

“那骗人的竹签倒能带走。抽个下下签，你一辈子都心神不宁。”

“那有什么呀！忠告嘛！”

“这倒是真的。”

.....

话语远去了。枫红涛本想问一问鹤云观能否求到保佑平安的吉祥珠，忽然看到前面有个挑水的老人，便紧走几步赶了上去。但见他一顶草笠遮住大半个脸，肩上一片竹扁担，两边挑着装满水的木桶，沉

稳地向山上走着。

“请问师傅，鹤云观有吉祥珠吗？”

老人回过头，脸上有一丝善意而狡黠的笑容。“你去了就知道了。”

“去鹤云观还有多远？”

“比去南天寺近多了。”

话音未落，老人一脚踩空，摔倒在了地上。两只溜圆的木桶滚到了山道一侧的斜坡下面。

枫红涛急忙上前扶起老人。

“对不起，为了回我一句话，让您摔了一跤。”枫红涛扶老人坐下，看到没什么不适，松了口气说，“水都没了。”

“没了就没了，以后还会有的。”

枫红涛看了眼坡底草丛中的木桶，转身滑了下去。

“水还是井里的好。”老人的嘱咐像是自言自语一样。

枫红涛很快就看到了老人说的古井。岩石砌成的井沿中，三股清泉涌动着。枫红涛左右手各提一只木桶，打满水，提着走上坡去，不一刻就到了歇息的老人身边。

老人随手淡然一指，枫红涛这才发现山路前方有一茅屋。枫红涛仍是双手提桶，一口气直奔过去，又安置好，然后折回到老人身边。

“我的腿摔坏了，你还得把我背回去。后生你有没有这个雅量？”

那有什么？枫红涛心中说道，伸手屈背将老人背了起来。

茅屋自是平常不过的。不平常的是有三面墙居然都是竹子编就的，其中一面居高临下俯视着卧龙山无边的林海。直到这时，枫红涛才发现，幽静并非是无声音，而是没有不和谐的杂音。放眼查无人烟的山野，倾听林海涛声中四起的蝉鸣鸟叫，以及小溪流水与落叶坠地的声音，枫红涛仿佛融于自然之中一样空灵超然。

“老师傅，我该走了。”

枫红涛边说边回头寻找老人。三面竹墙开了三个门，通向三个不同的方向，但都看不到老人的身影。枫红涛感到有些诡秘。他甚至记不起这位似道似僧又似个隐居高人的老人长了一张什么样的脸。

林中一片清幽。枫红涛看了看表，才发觉快到太阳落山时分了。他加快步子，沿山道直向鹤云观而去。

枫红涛忘记走了多少时间，只觉得眼前越来越暗，像在穿越一个悠长的隧道，不过还能辨得清黑黝黝的树影。前方有了一线光明，更准确地说是一片橙黄的光芒。枫红涛步子更大了。山道陡直起来。手脚并用爬了数十级台阶，抬头一看，他才发现光明所在。那是一处闪耀着金光的庙宇。双层飞檐之间，悬挂着一块深色的匾额，上面是三个闪着金光的大字：鹤云观。

四周密布的树林极有灵性地张开了一个“侧窗”，放进一缕金色的夕阳，全部投映在了鹤云观身上。在幽暗的密林之中，鹤云观显得分外辉煌。

枫红涛的心情顿时无比开朗，没有了莫名的惆怅，没有了世俗的牵挂，也没有了昨天与明天的时空感觉。

从正门进入，观内一片烛光。正殿的佛像前，一名道人双手合什，微微俯首立于三尊香炉之后。枫红涛三拜九叩完毕，抬头一望，这道人赫然便是那个神秘的挑水老人。还是那张慈祥的脸，却是少了些滑稽，多了些威严与肃静。

老道：“请上座。”

枫红涛：“哪里都可以坐一下。我不是个虔诚的信徒。”

老道：“那你来干什么？”

枫红涛：“我有一个儿子，在西北老家。明天我就去探望他和他的母亲。妻子叫我为儿子求一串护佑平安的吉祥珠。”

老道：“你既然不信，又何必这样费心？”

枫红涛：“江湖骗子的话不可信，但人的命运是存在的。我希望我的儿子能平安幸福。”

老道沉吟不语，一动不动望着外面越来越黑的山色。过了很久才说：“普天之大人海苍茫，从来没有无来由的聚散离合。你我能在日落西山之时相遇在鹤云观，更是难得的奇缘。你可知道，鹤云观已历千年，香火不断，却少有人在这里参禅，这是什么道理？”

枫红涛：“我不知道。”

老道：“本观四周均是百年古树，把个鹤云观遮蔽得不见天日。但每天太阳升起和落下之际，古树会张开一个空隙，让鹤云观两次沐浴日光，而这正是本观接待香客的时分。许多年来，能有缘一睹本观面目的人少之又少，慢慢地，来的人就不多了。”

枫红涛：“这么说来，我是幸运的一个？”

老道：“有缘是真，幸运就不敢说了。”仿佛无可奈何一样，老道叹息道，“吉祥珠没有，送你一样东西吧！”

枫红涛：“人做点事情，是不该图回报的。”

老道：“只一句话。”

“那不妨说来听听。”

老道被烛光映照的神情突然变得恍惚。

“没有人知道我是一个穷守俗界红尘的人。我也只习惯闲云野鹤般的生活，但我知道你的过去和将来。你若信，我可以告诉你一句话：你是一个在桃花运中生活的人。”

枫红涛张了张嘴又把话咽了回去。这难道就是牛鼻子老道故弄玄虚的“礼物”？

老道：“一个英俊且英雄的男人，招几个女子爱恋，本也是自然不过的事。我不光知道你有桃花运，我还知道，你已经历了三个女人的烦恼。”

枫红涛暗自吃了一惊。的确，除了妻子杨扬以外，在他的情感深处，还不时闪过两个女人的身影，一个是已经远去北京读书的夏雪花，一个是来去不知踪影谜一样的叶又红。

“你的身世也极不平常。你其实是个孤儿。”老道又说道。

枫红涛不禁又向老道望去，只见他脸上的神情更加捉摸不定了。枫红涛断定，老道决不可能知道他心中的这个秘密。那是他从十岁起就开始寻找，至今也没有答案的一个谜：他的生身父母是谁？为了什么原因将他抛弃？可是现在，这个第一次谋面的人却窥见了他的心事。枫红涛突然感到自己也有些恍惚。恍惚之中，灵魂仿佛正在离开他的身体。莫非世间万物之间真有一种神奇的联系，一旦有异人寻见了这种联系，就会知道人的前世和来世？

“既然如此，你一定也知道我未来的命运了？”

老道：“你的眉宇之间充满杀气。”

枫红涛：“但我的心性却是平和的。我希望世上所有的生灵都能和睦相处。”

老道：“你有杀气是因为，你的一生，无论过去还是未来，都会充满凶险。”

枫红涛：“我是一个普通不过的人，又生活在一个平庸的世界里，很难相信我会有什么离奇曲折的遭遇。”

老道：“那是你的命运。到时候你就信了。”

枫红涛：“难道就没有别的选择？”

老道：“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你是一个智者，也是一个勇者。性格决定命运的话你是知道的。只能如此。”

枫红涛：“我会遭遇什么样的凶险？”

老道：“天机不可泄漏，我说得太多，是要折寿的。”

枫红涛：“我会胜吗？”

老道：“命运只决定你的遭遇，成败其实在你心中。”

枫红涛：“既然师傅与我有缘，总该给个忠告吧！”

老道：“说到底，人生的智慧全在一个‘悟’字，你得悟出你的命运的真相。生死系于一念之间，倘若悟不出其中的道理，那一关你就过不去；即便侥幸过去了，也将一生不得安宁。”

枫红涛环视一周，觉得观内有些阴森，却不可怕。只是烛光摇曳，使整个屋宇充满说不出的诡异。枫红涛好胜的热血直往上涌，面对老道，微微一笑，露出白森森的牙齿。

“我不相信我悟不出其中的道理。”

老道微微一震，久久才又开口，声音也变得像飘过来一样捉摸不定。

“人生一场戏耳，不必过于认真。你拘谨认真是一生，混混沌沌也是一生；悲悲戚戚是一种活法，喜笑怒骂痛快淋漓也是一种活法。即便是放浪形骸不管不顾，也未尝不能过去。全看你着意什么。还是

送你一样东西留个纪念吧，也算成全了你对儿子的爱意。”老道边说边从怀中摸出一个闪亮的物件。

枫红涛接过来一看，是一块晶莹剔透的玉石。带着老人体温的玉石握在手中，如握着一个幼童肉乎乎的小手。借着跳跃的烛光，隐约可见其中有“慈悲”二字。

枫红涛伸手将玉石放入胸前口袋中。

“我还没能悟出它的意义，但我已经喜欢上了它。”

幽暗的鹤云观内，只有烛光在跳动着。老道满目慈祥如一个爱怜晚辈的长者。

“你说你要去西北兰州省亲，我知道那里有座普济寺。普济寺普救天下无助之人，那儿也有开启你命运之门的钥匙。”

枫红涛下意识地回头看了看，像是怕有人在偷听一样。

黑暗中一无所有，只有如箫的风声穿堂而过。

走了很久，老道的话又远远地传了过来：“别忘了——我送你的东西——叫慈悲石……”

第一章 神秘的跟踪

1

从H市区前往机场的高速公路穿过驼峰山风景区，二十公里处是一个长约五六十米的急转弯道。弯道左侧是郁郁葱葱的陡峭的前峰，右侧是前后峰之间的深涧。寂静的山音中不时传来涧底湍急的流水声。

弯道附近，从高速公路伸出一个岔道，一直伸向驼峰山深处。在离开公路百米外的岔道边上，有一丛茂密的丛林，林中停着一辆不易察觉的大型货车。发动机低沉的轰鸣声如一只潜伏着伺机而起的猛兽在低吼。

时间已近黄昏。正在暗去的山色使远处很难看清货车边上的两个人影，更听不到他们的说话声。

“他妈的，再不来，天就要黑了。”

“这也不错，老天给我们穿上了伪装。”

“从这个弯道上摔下去，可够他受的。”

“够受？十条命九条都没有了。”

“这笔钱一到手，就不干了。”

“不干这干啥？只要走上这条路，就下不去了。打家劫舍，咱兄弟就这个命。”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嘛。可我们也不能一条路走到黑。”

“你是说事儿一完，咱就像武林高手一样，来个金盆洗手？”

“对！只可惜咱跟了个花花公子。”

“不要小看了老板。那家伙说话算数，为人极仗义，是个成事的料。”

“我没小看他。我是想那个女人。”

“那样的女人，哪个男人敢招惹？女人美到妖艳的程度，最是歹毒不过。我看这偷车、制造事故，都是那女人的主意。说不定，那娘儿们的淫水都是毒药。”

“我不在乎，要是能跟她做一次爱，死也值了……”

“别说丧气话。不管怎么说，先要干完这单买卖。”

突然，其中一个嘘了一声：“来了！”

两个人影熟练地飞身上车，熄着车灯驰向公路。

车灯如注。黝黑宽阔的公路上，枫红涛的警用吉普车正由远而近疾驰而来。就在吉普车驶上弯道减速的瞬间，大型货车突然打开雪亮的车灯，直向吉普前方截去。吉普撞上货车后，马上弹向一边，又向深涧一侧的护栏撞去，车体与护栏发生剧烈磨擦，冒出一长串焰火般的火花，然后凌空翻下山涧，被一棵高大的树木阻滞了片刻，又继续翻了下去，坠入深渊。

货车从容拐向南去的公路，转眼就消失在丛山之中，只留下铁灰的天幕中驼峰山黑黝黝的山影。很快，乌云把最后一束余晖遮蔽了，大片的雨点从天而降，片刻间暴雨倾盆。

第二天。中国西北兰州。

四月的黄昏。夕阳映照着一望无际的戈壁。放眼望去，满目橙黄，一派的沧桑。坐落在戈壁滩上的兰州火车站，远远看去如古道西风中的一座孤堡。

北京到乌鲁木齐的特快列车正在进站。充斥月台的轰隆声刚刚停息，嘈杂的人声就从打开的车门与车窗中迸涌出来。

杨扬一边逆着人流艰难地向前挤动，一边举目寻找着日夜思念的

丈夫。

肚子里的枫杨显形后，杨扬便回到了母亲身边。十五个月一晃就过去了。告别了曾倾注过无数心血的刑警生活，杨扬的确有点怅然若失。但很快，她就发觉母子依恋是一个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新奇世界。现在，儿子已经能蹒跚着走路。杨扬从内心深处产生了一种没有力量能够阻挡的冲动，她要为儿子和丈夫去打拼一个美满的精神家园。除了迷人的风韵，这个美丽的少妇心中因为感到责任重大，又多出了一重坚韧与刚毅。

可是，这一刻杨扬发现自己还是脆弱的。因为月台早已变得空空荡荡。

她却一直没有发现枫红涛的身影。

枫红涛不会故意躲起来。杨扬知道他从来不开这种玩笑。

那去哪儿了呢？电话里明明说的就是这趟列车，而且打电话时人已在车上。

列车的终点站是乌鲁木齐，难道他坐过了头？

杨扬摇了摇头，否定了这种可能。

难道出了什么意外？杨扬一下子紧张起来。

她转过身，再次向火车进站的方向望去。

刚才还空无一人的月台上，赫然已多了一个身影。

枫红涛英武颀长的身影。

“红涛！”

杨扬跑了起来。穿着高跟鞋跑动的身姿，张扬着她的美丽优雅。

“红涛！”杨扬忘情地扑进枫红涛的怀抱。

杨扬一向羞于在公众场合表示爱意。然而，她实在无法抗拒长久分别后重逢的巨大喜悦。

“红涛，我天天都梦见你。”

杨扬呻吟着，不易察觉地扭动着身体。

“刚才去哪儿了？”

“和你开个玩笑。”

“不！”杨扬仰头望着枫红涛，抱着他的臂膀摇晃着说，“你肯定

有事。”她太了解枫红涛了。

可枫红涛不再应声，望着远方的目光透出几分迷惑。

出站的旅客已经散尽，广场上还零星停着几辆车。枫红涛和杨扬刚走出站台，一辆车就像疯子一样冲到了跟前，又戛然停下。

车里风风火火出来个一身男装的女孩。

“红涛哥！欢迎你！”

长相酷似姐姐杨扬的杨柳，野性十足地摇晃着枫红涛的双臂。

枫红涛礼貌地笑了笑，两眼用余光不易察觉地扫了扫左右，坐到了车上，又回头张望了一下。

“红涛，发生了什么事情？”

杨扬问话的语气中有一种确定。她知道枫红涛怕影响她的情绪。这使她更加肯定，所发生的一定是件十分严重的事情。

枫红涛又回头张望了一次，确信后面没有跟踪的车辆才说：

“有人跟踪我。”

“为什么？什么人？”杨扬的声音有点紧张。

“不知道。”

“你确定吗？”

“确定！”

杨扬握着枫红涛的手：“不管什么人，在兰州都伤害不到你。你的同学一大帮，王宏伟都当了分局长了。我也有一大帮同学，个个火眼金睛。谁吃了豹子胆敢在这儿打你的主意？”

枫红涛凝神望着窗外。

傍晚的路灯把弥漫的沙尘照得昏黄。路边高大挺拔的白杨，像肃立的礼兵一样，一排排飞快地闪向身后。

“我不是怕什么。而且，这两个人似乎并没有伤害我的意思。我只是想不出来，是什么人，又为什么要跟踪我？”

最近六个月，枫红涛一直在办理一个团伙系列盗窃案。这个团伙一共二十七名成员，除了四名从犯在逃外，其余二十三名主从犯均已被捕获。说到底，这不过是一群偷鸡摸狗的毛贼。四名同伙虽然还没抓获，但早已被追得如惊弓之鸟，恨不得从这个世界消失，绝不会冒

着被捕的风险同他纠缠。除此之外，枫红涛再没有任何会带来冲突的接触了。

“有没有不同寻常的事情？”杨扬又问。

枫红涛从衣兜里取出那块晶莹的玉石。如果说可疑，只有鹤云观的老道了。

他对杨扬说了自己的想法，杨扬立即就否定了：“如果真的发生了跟踪，那是需要精心准备的。老道没有时间。”

“是我多心了吗？”枫红涛不由问道。

塞北的傍晚清冷而孤寂，满天都是沙尘渲染出来的昏黄。

回到家里，自然是另外一番光景。杨扬的父母已经备好了家宴。儿子先是站在沙发上，狐疑地望着枫红涛，然后又开始满地乱窜同时不断发出咯咯的笑声。枫红涛一把抱起已经沉甸甸的儿子。菜很快就上齐了。杨柳忙着倒酒，一家人坐了下来。儿子刚刚挣脱了陌生的爸爸，又不情愿地坐在饭桌前，好奇地望着小姨不依不饶地闹酒。

杨柳俏脸微红如初放的桃花：“枫红涛，你还得为杨扬的痴情喝一杯。为了你，她都偷偷地抹了好几次泪了。”

“我什么时候哭了？”

“杨柳这孩子，不叫姐夫也该叫红涛哥嘛。”杨扬的父母言语儒雅而开明，温和地劝说着。

“叫什么还不是杨扬的老公、你们的乘龙快婿！”

杨柳不满地白了父母一眼。

枫红涛含笑一饮而尽。杨柳又换了一种苍老的嗓音说道：“当初真是放心不下杨扬，心高难有意中人。没想到，这孩子运气真好，还真让她给挑中了一个。”

杨扬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得了您啦。这是你说的话？”

“是妈妈说的。”

枫红涛任由杨柳调笑，只顾埋头喝酒，又吃了很多平时天天想吃的菜：碧绿的黄瓜、鲜艳的西红柿、焦红的烤肉……杨扬安静地坐在身边，一如贤惠的主妇，不时为他换一杯新鲜的热牛奶——在北方，